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

西北夷考引

家君司右諫時緝殊域周咨錄共二十四卷門人汪允輩先刻九卷皆東南夷事其西北夷十五卷未暇刻也漸謂國家內順外威四夷來王自堯舜以來盛莫與京而列番之狼吞虎噬足爲疆場痛毒我所當儆戒者南倭北虜而已備倭方略前刻已詳而制虜勝策二百年間臣工建白廟陞裁定鑿鑿可行者寧不廣布寰宇以爲有志籌邊者之一助乎且家君此書原爲奉命殊域職掌所係耳自景泰中英皇返狩之後星輶久絕於沙漠矣而九圉戎政如兵食功罪凡當清刷則省中諸臣每捧綸音而往焉雖不身入胡地而要爲防胡計也嘉請末代藩諸宗與大同郡邑生隙至於圍逼督府抗拒按院交章請勘而家君欽承璽書驅馳雲中咨訪所得有可裨益兵樞消氛瀚海者條疏欲上竟以遭謫中止今置篋中塵可掬也其視諸臣之侃侃建白悉見施爲者何如哉莫非職事而得行與否有

可慨焉則是錄也寧可不出之以爲有志籌邊者之一助乎漸乃與汪允
等再爲檢梓俾成全書不惟夷戎蠻狄其詭秘情狀畢露無遺而運機決
畫以輔有道之盛守在四夷者亦或取二三策不鄙其陋也敢并識之男
嚴其漸頓首書

西北夷書
卷之十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西戎

神禹敷土而崑崙織皮武王克商而西旅進獫狁其地迄乎流沙而止耳漢武雄才弘畧志吞西域始遣張騫往通諸國已畧識其梗概既大宛破後漢使入者益得其職而輪臺渠黎悉置校尉領護矣沿及於唐遂有安西府設烽堠萬里中國强盛至是極哉然漢時有善幻者至京師而興巫蠱之禍唐之中世吐蕃崛起雄於突厥尙結贊睥睨關輔蹂踐京闕幾危唐宗社西域强盛亦至是極哉且漢明帝倂遊天竺白馬載經以還而釋教始播紛紜中土蒙古主華崇重西僧八思巴加以帝師之稱待以王者之禮朝會之日與天子皆南面后妃太子進謁膜拜

受大臣見坐而不起非但冠履倒置而已明聖統天聲靈丕覃行人布
詔不憚窮荒而昧谷之東其酋慕化稽首彤廷筐篚敬將者又豈直如
漢使所得天馬葡萄枸醬竹杖之品乎哉長陵御極迎法王製佛曲自
後其徒遂往來京師不絕館穀賜資爲國家帑藏一大蠹然緣邊建僧
寺處沙門以和番夷實能以口舌代甲兵省芻糧數十萬蓋寓隨俗撫
綏之意焉而荷戈蠢動者亦終不免也愚謂釋迦以空爲宗則視色形
之著倫物之類皆非其所愛惜者乃忍於戕滅而不顧故番族群醜亦
每每自相讐殲又何有中國生靈乎然則佛氏禪機之秘母乃殺機之
伏而漢武玉門之通其殆禍門之闢也哉凡高明之士乘博望之槎而
以殊俗記獻者母曰西方聖人我履其地親炙其教而侈爲之說可也
今烈其大都在正西則爲吐蕃爲拂菻爲葛榜刺爲默德那爲天方在
西北則爲哈密爲罕東爲赤斤蒙古爲安定阿端爲曲先爲火州爲土
魯蕃爲亦力把力爲於闐爲撒馬兒罕爲哈烈而其餘星紛珠錯者俱

盡畧焉叙西戎

吐蕃

吐蕃俗呼西蕃其先本羗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西發羗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岐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強於北狄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入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時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本朝洪武二年遣使賫詔諭吐蕃曰昔我帝王之治中國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及四夷亦得安靖向者胡人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比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紛爭生靈塗炭朕乃命將帥

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爲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
康黎庶惟爾吐蕃邦郡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尙未聞故茲詔示使者旣諭
吐蕃未即歸命尋復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往諭時徐達受命往征
沙漠遂分遣鄧愈往吐蕃招之降 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

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

國師

卽元末自大都
逃歸故土者

其下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闡教王

輔教王者又有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設都指揮二曰烏思藏曰
朶甘衛宣慰司三曰朶甘思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又設萬戶
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招討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
龍合曰朶甘丹曰朶甘倉塘曰朶甘川曰磨兒勤千戶所十七曰朶甘思
曰刺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曰納竹曰倫答
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孛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刺
錯牙曰泄里壩曰潤側魯孫緣陝西四川雲南西鄙皆是南北袤數千里

制令三年一貢闡化王闡教王貢道從陝西贊善王貢道從四川三法王
不給勘合朝貢無常 八年詔甘肅朶甘烏思藏山川之神附祭於陝西
山川之壇先是禮部尙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
非天子所當躬祀請附祭於各省如廣西則宜附安南占城眞臘暹羅瑣
里廣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
又各省山川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分祭東西同壇上
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將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祀 蘭州八里麻民郭
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
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
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西番來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爲甚豈宜效之
且朕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

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初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
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
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初上以西番
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
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
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九
年吐蕃所部川藏夷人邀殺烏思藏貢使鞏歌瓊南等掠其貢物命衛國
公鄧愈充征西將軍都督沐英副之往討分兵爲三道以進覆其巢穴窮
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而還 十一年洮州等
處番夷作亂命西平侯沐英充征西將軍往討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失
迦平其部落俘獲不可勝算 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朶兒等據
納鄰七站之地以叛命征西將軍移兵討之告祭西岳之神曰惟神磅礴
西土爲四方之鎮古昔帝王知神有所司故載在祀典爲民作福今予統

中國兼撫四夷前者延安伯顏帖木兒密邇中國屢撫不服告神進討已行殄滅自陝西迤北民無兵禍之憂惟河州西南吐蕃川藏及洮州三副使雖嘗以子入侍而叛服不常復爲生民之患是用命將率兵進討惟神鑒之英等兵至洮州故城三副使等率皆遁去獲叛逃土官磧石州阿昌七站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戍守遣使報捷奏其事上曰洮州爲西蕃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命置衛以指揮聶緯等領兵守之尋擒三副使等殺獲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十餘萬二十四年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愼毋輕舉爾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爲武備待其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尋詔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以計誘至送京師誅之玉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於順慶府鎮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漢

縣西連松茂礪黎當西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但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百姓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兇渠既殄雖獷悍者自將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各令回衛玉遂班師三十年立茶馬司於陝西洮河二州聽吐蕃納馬易茶令茶戶私鬻者籍其茶入官私茶出境及關隘不覺察者皆斬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上又以邊吏不獨縱放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國課不充或假朝旨橫索番馬致其悖信侮慢朝廷但謂羗戎不順豈知激之有自遂製金牌信符其文曰皇帝聖旨差發納馬不信者斬命曹國公李景隆賫往吐蕃令各番族認辦馬課別各置一牌藏於大內每三年遣使賫出比驗相合收馬給茶以杜絕奸欺上又恐邊衛巡

防不嚴私漏茶於境外勅兵部傳諭守邊者知之兵部進禁約事宜遣人持諭川陝衛所仍遣西僧管者藏卜等往吐蕃申諭之初附馬都尉歐陽倫遣其家人往來陝西販茶出鬻於吐蕃倚勢放橫藩閫大臣皆畏威承順不敢違忤時四月農方耕耨倫適使陝西令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往河州倫家人周保尤縱暴索車五十輛至蘭縣捶河橋巡檢司吏吏不能堪奏其事上大怒賜倫死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保等皆坐誅茶貨沒入於官遣使賫書嘉勞告者

倫尙帝女安慶公主高后坐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不少貸如此

李景隆使吐蕃回用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京衛騎士

按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薈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後以百斤爲一包二包爲

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皆官買私易者籍其園仍制金牌額篆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洮州火把藏思裏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五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賚牌前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旣以茶馬羈縻而元降萬戶把丹授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軍民號爲土達又立哈密爲忠順王復統諸番自爲保障則祖宗百年之間甘肅西顧之憂無矣自正

統十四年北虜寇陝土達被掠邊方多事軍夫不充止將漢中府歲辦之數並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以易馬其於遠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之地又爲吐魯番所奪屢處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我地須閉關絕其貢易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病死故耳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彼安得不救也哉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于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爲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使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番夷共稱未奉金牌不敢辦納此蓋彼既恐其相侵而此則商販無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爲之詞耳故尙書霍韜有曰必須遣間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爾非爾諸戎罪也土魯蕃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故閉關制其死命愚則以爲仍當給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有侵至於轉輸如舊規用軍計地轉達不使有長役之苦若收買之價比民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勤其斯爲興復久遠之計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攪邊民自宜極救之不

暇又復興此迂遠之事乎則曰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於茶馬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茶易虜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爲我利之大非惟馬政軍需之安而駕馭西番不敢擾我邊境矣計之得者孰過於此哉

上又遣廣東道監察御史王靜齋命符往西域市馬歷雪山崑崙抵弱水所至七十二族往返期年

按靜字永靜徽州黟縣人以貢授御史後巡按湖廣激揚有聲洪熙改元受勅褒贈賜歸省尋陞莫陽知府以父老致仕

永樂間成祖在藩邸日聞尙師哈立麻名及即位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京師車駕躬出視勞無拜跪禮但合掌而已命尙師建法壇薦福皇考妣於是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青獅白象白鶴連日畢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下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

孝瑞應歌頌識者謂西僧行法善幻能動世俗如此詔封尙師爲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鞍馬儀仗及黃金百兩白金千兩宴於華蓋殿 十九年鴻臚奏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出視之戶部尙書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當示以倫理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駕遂不出法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自復在京僧寺多有番僧時陝西參政平思忠謫戍北邊上以思忠嘗官主客郎中多識賈胡詔釋其戍賜冠帶隨中官往吐蕃諸國市馬後復遣陝西都指揮劉昭領兵往烏思藏賞諸國還遇番賊刼掠昭率衆攻敗之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上謂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懷遠之意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欺之令巡按御史采察以聞末年仁宗卽位禮

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番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尙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不悉耶爲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宣德六年都督

陳懷等討松番寇平之正統四年松番用兵以王翱巡撫四川贊理軍

務十四年詔停止西番金牌每歲遣行人四員往陝西茶馬司巡察西番茶市禁私茶出境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地方通行禁例天順五年

吐蕃寇涼州都督毛忠被圍賊勢甚銳監軍以下皆恐總兵宣城伯衛穎

或云衛穎戰却之賊披靡不敢近卒全師歸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命

穎討之穎與巡撫都御史吳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

二萬有奇

成化四年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彗於是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